七十二家集

蔡中郎集卷之三

漢陳留蔡邕伯喈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表

上始加元服與群臣上壽表

伏惟陛下應天淑靈丁期中興誕在幼齡聖姿碩義威儀孔備俯仰龍光顏如日星言稽典謨動蹈規矩緝熙光明思齊周成早智夙就叅美顯宗令月吉日始加元服進御幘結以章天休

臣妾萬國遐邇大小同喜逸豫式歌且舞臣等
不勝踊躍鳬藻謹奉生頭酒九餅稽首再拜上
千萬壽陛下享茲吉福永守皇極通遵太和靖
綏六合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其寧惟永詩曰顒顒昂昂如珪如璋令
聞不忘萬壽無疆

薦皇甫規表

臣聞唐虞以師師成熙周文以濟濟為寧區區
之楚猶用賢臣為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
由此言之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楨固
也昔孝文慍匈奴之生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
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況在於當時謙
虛為罪而可遺棄臣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
明經術道為儒宗脩身力行忠亮闡著出處抱
義皦然不汚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

帝嘉之群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攖討郎起家
拜爲太山太守屠斬桀黠綏撫羸弱青兗之郊
迄用康乂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華進簡
前勳連見委任仗節舉麾威靈盛行演化凶悍
使爲慤愿愛財省穡每有餘資養士御衆悅以
亡死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
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鷺西廱之美臣以
頑愚忝汚顯列輒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區
執心所見越職瞽言罪當殊死唯陛下留神省

蔡臣邕頓首頓首

薦太尉董卓表

臣某等聞周有流彘之亂而宣王以興漢有昌邑之難而中宗以昭由此觀之天生神聖特以靖亂整殘丕誕洪業輔佐重臣國之楹棟生應期運稟氣山岳是故申伯山甫列于大雅蕭曹丙魏載于史籍國遭姦臣孽妾制弄主權累葉相繼六十餘載火熾流沸浸以不振威移羣下禍在弄臣海內嗷嗷被其傷毒故大將軍愼侯何進盡忠出身圖議盪滌以淸季朝羣凶遘難

兵起亂作元舅上卿先冠受害禍至執辱社稷
傾危太尉郿侯卓起自東土封畿之外義勇憤
發旋赴京師先陳便宜列表奸猾聲歷情狀辭
意激切感物悟靈精兵虎臣承持卓勢奮擊醜
類漏刻之間靡有孑遺卓聞乘輿已趨河津身
率輕騎長驅邙阜上解國家播越之危下救兆
民塗炭之禍然後黜廢頑凶爰立聖哲天心聿
得萬國賴祉及至差功行賞辭多受少近臣幸
臣一人之封戶至萬數今者受爵十有一人總

合戶數千不當一封今月七日卓又上書辭疾

讓位乞就國土上違聖王嘉寵之至下乖羣生

瞻仰之望非所以褒功賞勳也惟陛下益隆委

任數加訪問厚其爵賞責以相業之成臣等不

勝大願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表

詔制左中郎將蔡邕今封邕陳留雍丘高陽鄉侯下印綬符策假限食五百戶歲五十萬穀臣稽首受詔怔營喜懼精魄播超恍惚如夢不敢自信臣伏惟糠粃小生學術虛淺少竊方正長歷宰府備數典城著作東觀無狀取罪捐棄朔野蒙恩徙還退伏畎畝復階朝謁進察憲臺遂充機密令守巴郡還備侍中車駕西還執鞭跨馬及看輪轂升輿下軫扶接聖躬既至舊京出

備郎將中外所疑對越省闥羣臣之中特見褒
異訖無鷄犬鳴吠之用常以汗出愧負恩寵誠
不意悟假與公卿以下錄功受賞命服金紫爵
至通侯非臣草萊功勞微薄所當被蒙臣十四
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統嗣曠絕除
在匹庶臣子遺苗循復蒙顯封前功輕重不侔
慙惶累息無心怡寧唐虞之朝猶美三讓臣者
何人受而不讓臣不勝戰悼怵惕詣闕拜章上
所假高陽侯印綬符策伏受罪誅臣得微勞被

受爵邑光寵榮華耀熠祖禰非臣小族陋宗器
量褊狹所能堪勝非臣力用勤勞有所當受誠
無安寧甘悅之情國憲上行下不敢逆荷順恩
旨退省金龜紫綬之飾非臣容體所當服佩中
讀符策誥戒之詔非臣才量所能祗奉歷日彌
久震懼益甚臣聞高祖受命元功翊德者與共
天下爵土故曰使黃河若帶太山若礪國以永
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大猶謂之小重功輕賞
如此其至也是以戰攻之事大有陷堅破敵斬

將搴旗之功小有馘截首級履傷涉血之難勤苦軍旅連年累歲首如蓬葆體如漆幹勞瘁辛苦如此其重也以受爵土讖曰不宜今者聖朝遷都應順天人奔走之役臣僕職分宜然臣事輕葭莩功薄蟬翼恐史官録書臣等在功臣之列陷恩澤之科晉名後葉作戒末嗣非本朝之德政御臣之長策臣是以宵寢晨興叩膺増歎心煩慮亂喘呼息吸且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小人之情求足而已臣不勝大願

再讓高陽侯印綬符策表

臣忝自叅省資非哲人藩屏之用器非殷邦佐君之才憂心灼爗耳目昏冒忪蒙蔽罔累息屏氣臣聞稷契之儔以德受命功德靡堪讓所不如昔之范正不亡禮讓其下化之春秋采焉臣雖小醜不足易勵以躡高蹤以詩人斯亡之戒覩見符策君國之誨兩印雙綬並在鞶帶至德元功器量弘大猶且踧踖無心寧止況臣螻蟻無功德而散怠其闕何以居之且晏嬰辭邶殿

之邑張良辭三萬之戶書籍紀之以爲與美夫
人君無弄戲之言憲法有誣罔之劾臣不敢違
戾飭虛以距上旨疑礙之誠與神明通謹奉章
詣闕頓首敢固以請息伏惟留省

讓尚書乞在閑冗表

臣流離藏竄十有二年陛下應期中興龍飛踐祚姦臣孽一時殄盡憎疾臣者隨流埋沒太尉郿侯卓收拾洗濯上臣高第補侍御史轉治書御史陛下天地之大德聽納大臣扶飾文舉遂用臣邕充備機密三月之中充歷三臺光榮顯著非臣愚蔽不才所當盜竊非臣碎首糜軀所能補報臣邕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聞世宗之時田千秋有神明感動一言以悟聖聽昭發上

心故有一日九遷臣邕草萊小臣愚詠愚淺生
非千秋職不狎練加以新來入朝不更郎署摛
省文書共循商牆陛下統繼大業委政冢宰大
傅隗以舊典入錄機密事尚書令日磾先輩舊
齒德更上公僕射允故司隷校尉河南尹其尚
書張憙已歷九列侍中晉旭牧守宣藩剖符數
郡唯臣官位微賤特卑輕匹此六臣臣當自知
況於論者將謂臣何是以夙夜寤歎寐息屏營
無顏以居無心以寧明時階級人所勸慕乞在

他署抱關執鑰以守漏刻則臣之心厭飫足矣
降懷於悴退顯於進臣不勝區區兢戒不敢肅
脩

巴郡太守謝表

臣尚書邕免冠頓首死罪臣猥以頑闇連值盛時超自羣吏入登機密未及輸力盡心日下五府舉臣任巴郡太守陛下不復參論府舉入奏驚惶失守非臣敢安怔營累息不知所措臣邕頓首死罪知納言任重非臣所得久忝今月丁丑一章自聞乞在閒冗抱關執籥不意錄符銀青授任千里求退得進後上先遷為衆所怪不合事宜願乞還詔命盡力他役死而後已臣猥

以愚闇盜竊明時周旋三臺充列機衡出入省
闥登蹈丹墀承隨同位與在行列以受酒禮嘉
幣之賜詔書前後賜石鏡奩禮經素字尚書章
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及唾壺彈棊
石枰遷香瓠子犂錫汁器圖盧諸物誠念及下
錫惠周至每救勿謝前後重疊雖父母之於子
孫無以加此未得因緣有事答稱萬一不意卒
遷荷受非任臨時自陳未蒙省許悸結屏營慚
踖受拜命服銀青光寵休顯上耀祖先下榮昆

裔誠非所望且巴上長遠江山脩隔頃來未悉
情睦劉焉撫寧有方柔遠功著臣以頑豪不閑
職政宣暢聖化道遵和風非臣才力所能供給
必以忝辱煩汚聖朝幸循舊職當竭肝膽從事
肋絶骨破以命繼之臣邕頓首死罪

尚書詰狀自陳表

議郎糞土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月十三日臣被尚書召問臣以大鴻臚劉郃前爲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爲司隸又託河内郡吏李奇爲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郃不爲用致怨之狀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按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皆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

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變異齋詔申旨誘臣使言臣實愚戇惟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患譏切公卿內及寵近區區欲答上問救惟異為陛下圖康寧之計而已預知所言者當必怨臣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豈不負盡忠之吏哉每有災異輒令百官

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息讒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群臣杜口以臣爲戒誰敢復爲陛下盡忠者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問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前無立男得盡節王室託名忠臣死有餘榮然恐陛下不復聞至言矣臣愚以凡冗招致禍患自臣職耳臣對問時質爲下邳相不聞臣謀今月橫見逮

反使質恨以衰老白首隨臣摧沒并入坑陷以快言事㕙副其心誠冤誠痛陛下仁篤之心必不忍此思之未至耳臣一入牢檻當為楚所迫趣飲章辭情何緣復達臣死期垂至冐昧自陳乞身當辜戮兒質并坐臣死之日則生之年也雖陛下加餐為百姓自愛臣豈死罪

表賀録換誤上章謝罪

今月十八日臣以州國兵討逆賊故河内太守王臣等屯陳破壞斬獲首級請朝堂上賀臣邕奉賀録故羽林郎將李參遷城門校尉而署名羽林左監右衛尉杜衍在朝堂而稱不在録咎在臣不詳省按使參以亡爲存衍以存爲亡錯奏謬録不可行侍御史劾臣不敬當賜刑書懲戒不恪陛下天地之德不辱收戮丙辰詔書以一月俸贖罪臣邕怔營慙怖屛氣累息不知所

自投處臣邕頓首死罪臣不惟石慶數馬之誤
簡忽校讎不謹之愆雖見原宥仰愧先臣傷肌
入骨不勝忪蒙流汗臣邕頓首死罪

蔡中郎集卷之四

漢陳留蔡邕伯喈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書

與何進薦邊讓書

明將軍以申甫之德當中興之隆建上將之任專東國之權妖寇作孽震驚京師運籌帷幄定策廟勝先擒馬元歸近之變天兵致誅兖豫以清冀州用次雲消席卷克厭衆心王室已寧萬

國兆民莫不賴祉伏惟殿下初開博選清英華髦舊德並爲元龜成功立事莫不畢舉雖振鷺之集西雝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伏見陳留邊讓字文禮天授逸才聰明賢知叅成伐柯不遠之則齠齔夙孤不墜家訓始任學問便就大業閑不游嬉初覽諸經見本知義尋端極緒受者不能答其問章句不能逐其意詩書易禮先通大義業以次舉綴傳篇章無術不綜心通性達剖徹入冥口辯辭長而節之以禮度安詳審

固守持內定非禮勿動非法不言磯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並合衆夫嘉焉莫之能夺使讓生於先代在唐虞則元凱之比當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世俗之凡偶兼混是非講論而已哉才藝言行卓逸不羣階級名位亦宜超然不以常制爲限長幼爲拘若復輩從此郡選舉非所以彰瓌瑋之高價昭大知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一旦立之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大器之於小用

固有所不宜也邕誠竊悁悒怪此寶鼎未受犧
牛大羹之和久佐前熬爛𤏲之間願明將軍回
謀守慮思審采納就護疾病所親察之更以屬
缺招延表貢行狀列于正府驃之宗伯納之機
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夫若以年齒爲嫌則顏
淵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不得紀治阿之功苟
能其事古今一也密疏特表及期而行邦國其
昌邕寢瀛俯伺拜寄不敢須通

徙朔方報楊復書

昔此徙者故城門校尉梁伯喜南郡太守馬季長或至三歲近者歲餘多得旋返自甘罪戾不敢慕此

徙朔方報羊月書

幸得無恙遂至徙所自城以西惟青紫鹽也

辭郡辟讓申屠蟠書

蟠家貧傭為漆工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

申屠蟠禀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誼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眞不為燥濕輕重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

與袁公書

朝夕游談從學宴飲酌麥醴燔乾㪅欣欣焉樂在其中矣

又與人書

家祖居常言客有三當死夜半幣時至人室家也今者一行而犯其兩

又與人書

邕薄祐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隨則對坐食則比豆

論

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

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異名

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奸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

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

學尊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于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

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

詔之於冬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
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
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
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
明堂其無位者祭于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
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
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雝
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
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

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雝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雝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雝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

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也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

令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紹襲蓋
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泰
其經曰王用享于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
穀于上帝顓頊曆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日立
春日月俱起於泰遠宮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
日在營室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
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
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爲寇利用禦寇令
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

量衡中春令日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
合於大曆唐政其類不可盡稱戴禮夏小正傳
日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
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
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
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于天子受月
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
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
公廢告朔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

朝于廟剃舍大禮而狥小儀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正交論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逺夫周德始衰頌聲旣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自此以降彌以凌遲或闕其始終或靡其比周是以縉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懷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游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愼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

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矣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覩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己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己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己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

咨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致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泛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𣪍梁赤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為

盜盛也使交可廢則黍其愆尤括二論而言之則剌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銘論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愼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若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誡殷湯有甘誓之勒冕鼎有丕顯之銘武王踐祚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以愼亦所以勸導人主勗于令德者也呂尚作周太師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冶獲寶鼎于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誠百辟之功周禮

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太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有宋大夫正考父三命滋益恭而莫侮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賴之皆銘乎鼎晉魏顆獲杜回于輔氏銘功于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也近世以來咸銘之于碑

蔡中郎集卷之五

漢陳留蔡邕伯喈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議

諫伐鮮卑議

熹平六年夏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犯諸郡自春已來三十餘發請徵諸郡兵擊之一冬二春足以埽滅時故護羌校尉田晏以他論刑被原行賄王甫求爲將詔書遂用爲破鮮卑中郎將使匈奴中郎將以下與育晏三道並出大臣多以爲不便召百官議中郎蔡邕議曰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

狁威蠻荊漢有衛霍闐顏瀚海竇憲燕然之事
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
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自漢興以來
匈奴常為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竭精
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
因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
景之畜用度饒衍南伐越北伐胡西征大宛東
并朝鮮兵出數十年帑藏空竭官民俱匱乃興
鹽鐵酤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及

盜賊蜂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
奮鈇鉞而並出然後僅得壹息既而覺悟乃封
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
未有不悔者也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
實所拓廣遠而猶有悔況無彼時地利人財之
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
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彌地千里
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善金良鐵
出者莫察漢人逋逃爲其謀主兵利馬疾過於

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經營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欲以三年之期専勝必克育晏策慮未能過熲鮮卑種衆又不弱於西羌也乃欲張設近期誘戲朝廷三年不成必迫於害禍結兵連不得中休轉運糧饟不可勝給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流移於四方不能還其骸骨以此時與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強者作寇邊鄙之患手足之疥瘙也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也其不可二也育云自春

以來三十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刼掠人財攻犯
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圻吏調政客猶不能絶
況此醜虜犨類抵冒心不受仁膽不畏威而可
使斷無盜竊昔者高祖乃忍平城之耻呂后甘
棄嫚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是其不可三
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
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內則任之良吏
後嗣遵業慎奉所遺苟無蹙國內侮之患豈與
蟲蟻之虜較往來之數哉乃欲越幕踰域度塞

出攻得地不可耕農得民不可冠帶破之不可殄盡而本朝必爲之旰食四海必爲之焦枯其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恣輕事之人專勝者必未克挾疑者必未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之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

狐疑避難則守爲長宜通乎時變且憂萬人饑
餓與蠻夷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不
備况避不遜之虜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
議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敝有不可勝
言者此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郵民救患雖成
郡列縣尚猶棄之况以障塞之外未嘗爲人居
者乎臣愚以爲宜止征伐之計令諸營甲士循
行塞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爲務若乃守邊
之術李牧開其原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

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白可矣臣邕

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頓首

同前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
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
同異姚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
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彊
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
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
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
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既而

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師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於曩時而虛計

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
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
邊鄙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
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
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
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
以别内外異殊俗也茍無蹙國内侮之患則可
矣豈與蟲螘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
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

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
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
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
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
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
威屈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
量耶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
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
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

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
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辟哉今關
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
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䘏民救急
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爲民
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畧保塞之論嚴尤
中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
帝之規臣曰可矣

曆數議

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言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為曆用甲寅為元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申為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曆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乞與本庚申元經緯有明受虛欺重誅乙卯詔書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務得道真以群臣會司徒府議太尉耽鑠以從議劾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勿治罪

曆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是以承秦曆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曆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

巖孝章皇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
庚申爲非甲寅爲是按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
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曆元也他
元雖不明於圖讖各家術皆當有效於其當時
黃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有六家紛錯爭訟是
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曆雜候清
臺課在下第卒以疏闊連見劾奏太初效驗無
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
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

數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謁者亶誦亦非四分
庚申上言當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
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
一術家以筭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
古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不
能下通於今也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爲開闢至
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曆序積獲麟至漢
起庚子蔀之二十三歲竟巳酉戊子及丁卯蔀
六十九歲合爲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

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讖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轉差少一百一十四歲云當滿足則上違乾鑿度元命苞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曆序獲麟漢相去四部年數與奏記譜注不相應當今曆正月癸亥朔光晃以爲乙丑朔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勤款識可與衆共別者須以弦望晦朔光魄虧

漸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晃曆以考靈曜
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
舊文錯異不可考校以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
不合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
以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三光可以
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
言圖讖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
朕聞右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

度而曆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曆庚申元之部也深引河洛圖讖以爲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晃以爲固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曆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晃以爲陰陽不和姦

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至於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亶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劉昭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觀蔡邕之議可以言天機矣賢明在例弘益遠哉公卿結正足懲淺妄之徒詔書勿治亦深盡各之致

宗廟迭毀議

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皇帝皆以功德茂盛尊崇廟稱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時忠正大臣夏侯勝猶執議欲出世宗至孝成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謂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考據慎重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

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溥大海內賴社廟稱肅宗比方前事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故遂衍溢無有方限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禮傳封儀自依家法今不知國家舊有宗儀聖主賢臣所共創定欲就六廟黜損所宗違先帝舊章未可施行臣謹按禮制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七孝元

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
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制亦不敢毁元帝於
今朝九世以七廟言之則非所宗八月報酬可
出元帝主比惠景昭成哀平帝五年一致祭孝
章皇帝孝桓皇帝親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順皇
帝孝靈皇帝親在三穆廟親未盡四時常陳孝
明以下穆宗敬宗恭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
典殊異祖宗不可參並之義今又總就一堂崇
約尚省不復改作惟主及几筵應改而已正數

世之所關爲無窮之常典稽禮制之舊則合神
明之歡心臣愚戇議不足採臣邕頓首頓首

答詔議

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毆殺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可齋否得無不宜具對

議郎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按禮上帝之祠無所爲廢齋者所以致齋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在齋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靜交神明本無嫌閒祠室又寬可齋無疑詩云雖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夫齊以恭奉明祀文王所以懷福無有
不宜臣邕敏愚戇死罪

和熹鄧后謚議

孝和鄧皇后崩羣臣議謚於是尚書陳忠上言以爲鄉黨叙孔子威儀俯仰無所遺形管記君王纎微大小無不舉是以德著圖籍名垂於後伏惟大行皇后規乾則坤兼包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烈貫魚之次加於小媵中饋之叙昭於帷幄遭家不造三元之厄孝殤幼冲國祚中絶海内紛然羣臣累息加以洪流爲災札荒爲害西戎蠢動武威侵侮并凉猾夏作寇振驚渤碣

家有採薇之思人懷殿屎之聲皇太后參圖考
表求人之瘼度越平原建立聖主垂嚋咨之問
遵六事之求勞謙克躬菲薄爲務是以尚官損
服衣不粲英饔人徹羞膳不過擇黃門闕樂魚
龍不作織室絕伎纂組不經尚方抑巧雕鏤不
爲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篚休離不貢罷
出宮妾免遺宗室沒入者六百餘人以紓鬱滯
奉舉舊禮交饗祖廟以展孝子承歡之敬躅正
憲法六千餘事以順漢氏三百之期經藝姧

恐史賅文命衆儒考校東觀閣學博士一錄廣
選十人何有伐樞茅茹不拔屢舉方直顯擢孝
子遵忠孝之紀敘大臣喪親之哀疾貪吏受取
爲務糾增舊科之罰惡長吏虐僞錮之十年追
崇世祖功臣國土或有斷絕封植遺苗以奉其
祀爵高簡諸國儒子以紹三王之後事不稽古
不以爲政政不惠和不圖於策猶不自專傳謀
遠暨允求厥中刑之所加不阿近戚賞之所及
不遺側陋終朝反側明發不寢徒以百姓爲憂

不以天下爲樂聖誠著於禁闥而德教被於萬國故自昏墊迄于康乂版房蜂集賊害遐陲來元之世以爲遺誅今畏服威靈稽顙即斃徼外絕國慕義重譯來獻其琛史官咸賀請作王頌郤而不聽郡國咸上瑞應而不宣允恭抑損客勿在勤遊狹不豫雖念臣子御登在磤衡命群司流恩布澤大赦天下有始有卒同符先聖昔書契所載虞帝二妃夏后塗山高陽有辛姬氏任母徒以正身率内恩稱周京爲高未有如

大行皇后勤精勞思篤綏圖之祚正三元之衡
康百六之會消無妄之運者也功德巍巍誠不
可及漢世后氏無謚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
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謚高下優劣混而爲一
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功
安居曰熹帝后謚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宜謚
爲和熹皇后上稽典訓之正下協先帝之稱

朱公叔謚議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議所謚云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

昔在聖人之制謚也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幽厲之穢固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于列國大夫皆用配號傳于無窮秦以世言謚而黜其事漢興以來惟天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禮闕焉歷世彌久莫之或脩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

由舊章始與諸儒考禮定議加陳留府君以益
州之謚是後覽之者亦無間焉今子亶纂襲前
業不忘遺則孝旣至矣禮實宜之謹覽陳生之
議思忠文之意參之羣典稽之謚法夫萬類莫
貴乎人百行莫美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敎
以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焉
孔子曰進思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
也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謀
誨之忠也春秋左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情忠

之屬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然下之忠也三者
人之則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沒
身忠言不輟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
身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謇謇之諫文章俱
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導出自一心疑
不我聽者果有顛覆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牧
冀州時值凶荒勞心苦思勤恤庶事誅斃貪暴
糾戢貴黨雖則彊禦當官能行夫豈淫刑將有
利也發墓盜柩讞而不罪夫豈漏姦察以情也

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據納言秉權食祿實有
年數而居無蓄好財貨不益舊獨食布衾緊謂
之精麗者昔魯季孫行父卒宰庀家器無衣帛
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
可不謂忠乎而謚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
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爲實文以彰之事
通識合兩名一致是貞儉之稱文也邾子籧篨
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利
矣孤亦與焉於是遷而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

利民之稱文也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
焉惟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
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履以忤違陷以深患苟
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罹疾廢於身危
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師猶復宗事趙叟示有攸
尊能下問矣有一於此猶可以稱況乃忠兼三
義文備三德於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
議曰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謚者魯之季文子
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

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
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傳曰劉卷者何
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卒左傳曰王叔文
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稱公禮
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
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
及其卒也與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子許男
稱公以塟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
氏並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

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從主而其位是也今曰
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
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
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春秋曰孔父子
曰伯某父亡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天子諸侯
咸用優賢禮同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於
公父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